

风吹一炉火 锤打四方财

——漫话章丘铁匠

早在汉朝时期,章丘境内的平陵城就是全国的冶铁中心之一。那时的“平陵城铁匠”就锻打出了当时全国最高档次的“济南椎成剑”,作为皇帝赏赐大臣的礼品。由此而论,章丘铁匠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了。千百年来,章丘人在打铁这条路上,尝尽了酸甜苦辣,创造了独特的“铁技术”,“铁文化”一代代流传。



于夫

旧时铁匠词汇

响锤 锤的一种。这种锤击打砧子,能发出很响的声音。铁匠每到一处安炉打铁,先打“响锤”,人们听到锤声便知道有铁匠来打铁了。

铁匠炉 铁匠的生产单位。最少由二人组成。即掌钳的师傅和烧火打锤的徒弟(师徒炉)还有父子炉、兄弟炉、夫妻炉。铁匠炉多以三人组成。分别叫“掌钳子的、烧火的、打锤的”。

座炉 固定在一个地方的铁匠炉。多挨着墙体建造,有烟囱通向外面。

打座炉 即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打铁的行为。也叫“打乡铁”。

行炉 经常移动的铁匠炉。

打行炉 铁匠用小车推着劳动工具经常移动打铁地点的劳动行为。也叫“打跑铁”。

地炉 在地下挖一浅坑,用泥土或砖、土坯起造的临时性铁匠炉。多用于打行炉和比较大的铸件。

立炉 又名支架炉。以铁架支造用于打行炉的移动铁匠炉。包含风箱、风管、炭槽、炭铲、支架、炉体等。

领炉 指领多盘铁匠炉作业的铁匠头。

熟火 将两块铁或钢烧至接近炽熔程度使之完美结合为一体。

热定型 指热锻锤打定型。一般指毛坯。

冷作定型 指热锻锤打之后的冷击调理与调整。

刀具冷作 锻打之后的冷处理。包含端正、出白、开刃、水磨。

出白 也叫刮光。即用刮铁器刮去刃部的铁层,露出钢刃。

蘸火 即淬火。将工件在炉中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在水、油或其它冷却剂中急速冷却,以增加硬度。蘸火后的硬度也叫“钢火”。

退火 将硬度较高的钢铁放置炉中烧熟后自然冷却,以减弱其硬度。

夹钢 将钢片夹在两铁之间的熟火工艺。一般用于刀具,如刀、斧等。

明钢 在刃具的一面用钢。如木工的刨刃、铤、凿等。有“铺钢如铺纸之说”。

火 每将铁烧一次锻打一次叫“一

火”。“七火锄头八火镰”即指此。“少打一火”铁器就会出现质量问题,也叫“欠火”。演绎到人的身上,形容人傻也叫“少打一火”或“欠火”。

钢火 形容刀具淬火的程度。钢火软会卷刃,钢火硬会崩豁。不软不硬叫钢火好,刀具锋利。

铁匠村

相公镇袁庄:以民国十年(1921)前后的统计来看,全村约八十户,人口400左右,80%以上的人都从事打铁。有的在家打座炉,多数是父子结合,兄弟一炉,婆媳帮工,姐妹出力。生产出成品到集市、庙会出售;有的驾着铁匠车子打行炉。为百姓修理铁制农具。(袁德红)

相公镇丁家庄:土改时,全村180多户,800余口人,除15户所谓“财主”不打铁外,其余全是靠打铁吃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88年全村267户,1054口人。在全村300多名男劳力中外出流动打铁的就有157人,年总收入20多万元。(孙永义)

相公镇顶庄:1988年全村218户,998口人,外出流动打铁的184人,合80多盘烘炉。一年之中,这个小庄就能进30万元。(张学梅)

相公镇十九郎庄:土地改革时,全村470余户,就有半数以上的人家终年在外打铁。有的在东北和内蒙古,有的在河南、山西,更多的是在胶东。总之,十九郎的铁匠遍天下。(孟庆元)

普集镇万山:据老人们传说,李、万两姓的始祖就是打铁的,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代代沿袭,铁匠越来越多。解放前,该村280户,人口800余人,从事铁匠的占80%,其中李、万两姓占了绝大多数。解放后统计,万山村铁匠在东北落户的有10家,在德州安家的3户,在阳谷扎根的5户。(李京君)

文祖镇山周庄:解放前山周庄约有一百七八十烟户,打铁的就占一百五十户左右。至今算来在外地落户的有一半。他们多数是在东北和内蒙古。(谢玉荣)

官庄镇韩家村:解放前韩家庄有200烟户,其中靠打铁为生的就有150户。(李昌仁)

文祖镇沙湾村:旧社会村民们除种田和开山凿石外,不少人靠打铁为生。每年春节一过,铁匠车一辆接一辆,奔向山南海北谋生去了。最多时曾到过40辆铁匠车。(苗成斌)

明水镇贺套村:民国初年,全村共有500多烟户,其中靠打铁为生的就有100多户,占了五分之一。他们多数在天津、北京,以及京东和东北地区。那时外出打铁者,大都是一年一次回家。一般是正月初出门,到腊月底归来。(高聚德)

章丘铁匠在外地

李之林:我17岁去鞍山打铁。当时流落鞍山市街头的章丘铁匠到处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流落在各地的铁匠组织起来,成立了铁业生产合作社,大家按劳取酬。1954年,我所在的铁业社与另外两个铁业社联合起来,成立了金属制造厂,以锻打为主。全厂有一千多人,锻工们70%以上是章丘人。

张玉聪:1952年,我经人介绍到沈阳市义兴铁匠铺学徒打铁。来往较多的地方是华山路和崇礼大街。仅这两个地方就有21家铁匠铺,都是章丘人开的,所有人员也都是章丘人。他们来沈阳的时间较久,子女相互通婚,联姻成亲,致使后代成为了沈阳人。

张学梅:我从16岁跟父亲在河北省打铁,21岁开始掌钳领炉。1953年在盐山县加入公私合营,1956年转为铁业社,曾到过30盘烘炉。1957年转为通用机械厂,过了一年,又改为盐山农业机械厂,职工1000多人,绝大多数是山东章丘的。

李均珊:1937年我同明正烈跟着明福烈等人去黑龙江省北安市(那时称北安省)打铁谋生。当时的北安共有15家铁匠炉,约150名铁匠。除一个铁匠炉掌柜是当地人外,他们都是章丘帮。

明九烈:我家老一辈于清光绪年间就在黑龙江省绥棱一带打铁,父亲病故于此。我的两个弟弟已在黑龙江安家落户,成了黑龙江人。解放后,我在绥棱县城铁业社当钳工,多次被选为劳动模范,作为代表到外地参观学习。我曾先后到过北安、五太莲池、伊春、双鸭山、绥芬河、海伦、通北、七台河等市、县。每到一处,不管是铁工厂还是铁业社,都有章丘人。

诗词小札

秋

葛小朋

村庄还在梦中
风已凉了山路
不知为何
总想说些什么的木门
在一次次进出中渐渐沉默
(有谁知道,去留从来都是难题)

离人和飞鸟一样
因为告别而心事重重
在一些地方
荒草停止生长
命扶着白纸上路

只有石头还坐在路上
独自想着几代人的心事
什么少了?是的,少了什么
天空或者大地
没有谁来回答

疑问是秋天带来的
骨头会不会变瘦
黎明有没有歌声
权且这样吧

摘一片叶子
或者画下不完整的影子
让它告诉我
答案应该是什么

五点半的早晨
鸡多叫了两声

爱的童话

王晓琳

席慕容笔下的喜欢
是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
长在恋人必经的路旁
将最美丽的花朵
开放在阳光下
等待恋人来采摘

舒婷笔下的喜欢
是变成一株动人的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
站在恋人的身旁
与恋人共担风雨寒霜

而我对一个人的喜欢
是变成一棵神奇的相思树
为恋人遮风挡雨
默默承担所有的苦痛
并让自己的全身充满花香
为恋人送去源源不断的美丽与芬芳

就算有一天
这棵相思树老了
也要用凋零的花瓣
为恋人跳最后一支舞
让最美的童话
温暖恋人诗意的心

雨梦

师文娟

又见烟雨,丽影朦胧。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散尽烟雨,晴天丽日。
为何不见你的长发盘起?
长亭古道又见夕阳在西,
而我却是凄凄惨惨戚戚。
我在雨里寻觅,
只为那梦中的相遇。
我在雨中悲泣,
只为与你相守相依。



铁匠谣

章丘哥,穷汉多,断奶就去学打铁。
风吹一炉火,锤打四方财。
朝打锄,暮打镰。年年月月不得歇。
脸熏黑,背累驼,挣来钱粮度生活。
丁当了,去打铁。挣了钱,腰里掖。
买个馍馍给娘吃,买碗糊糊给爹喝。
有女不嫁铁匠郎,一年四季空守房。
正月初三出门去,临走做些糠干粮。
煎饼摊下一大摞,鞋袜带上好几双。
没有盘缠难起脚,无奈去求丈母娘。
贵客借钱实没有,碍着闺女口难张。

把心一横里屋进,打开箱子找衣裳。
罗裙本为送老用,忍疼也得去当上。
交了腊月往回转,破衣破袜扔一床。
有女不嫁铁匠郎,免受委屈和凄凉。
十九郎庄,地处山乡,生计艰难,出些铁匠。
三人一伙,五个一帮,驾着小车,走闯四方。
辛苦一年,挣来钱粮,抚育儿女,赡养爹娘。
沧州狮子荆州塔,东光县的大菩萨,都是章丘铁匠来锻打。
七火锄头八火镰,九火十火也不全。
北国烘炉密如林,炉炉都有章丘人。